

「寒衣曲」的古今演變*

周興陸**

摘要：吟詠擣衣、制衣、送衣等題材的「寒衣曲」，在數千年文學史上，既一脈相貫，又因時而變。南朝時的「寒衣曲」多抒寫閨婦、遊子的相思和哀怨，但詩中「遊子」的身份和行蹤是不確定的。因為西魏、北齊、北周實行府兵制，以溫子升和庾信為代表的北朝「寒衣曲」，閨婦制衣所寄的是身份確定的「征人」。初盛唐實行府兵制度，抒寫閨閣之思、邊塞之苦的「寒衣曲」尤為盛行。後隨著兵制改革，寒衣往往是一種情感意象遺留詞曲中。現代「寒衣曲」，一類是校園樂歌，抒情主體多為學子，演繹孟郊〈遊子吟〉的主題。另一類旨在揭露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升華了張俞〈蠶婦〉的主題。在艱苦的抗戰時期，為了宣傳「徵募寒衣運動」，湧現出大量「寒衣曲」作品，擺脫纏綿幽怨的傳統格調，發展尚武精神，同仇敵愾，在提升民族精神的凝聚力、鼓舞抗戰鬥志、堅定民族復興信念上，發揮重要的意義。據此可見古今文學之「會通適變」。

關鍵字：寒衣曲 府兵制 抗戰 古今演變

中國文學從古代到現代的演變，是質的飛躍，不論語言形式還是思想內容，古今之間都有著明顯的差異。但如果眩惑於這種差異而視古今文學為不相干的兩極，則不免驚詫、慨歎文化斷裂，理論「失語」。事實上，不論文言還是白話，畢竟都是漢語；不論古代還是現代，國人的精神意識、文化心理依舊一脈貫之。現代與傳統之間，既存在巨大的變化，也有賡續相通之處，二者是通與變的關係。深入認識古今之間的通與變，既須要大處著眼，更須要細部解剖。本文選取吟詠擣衣、制衣、送衣等題材的「寒衣曲」為物件，作縱向考察，探討其古今演變。

衣食住行，乃人生四柱，一刻也離開不得。衣為四柱之首，尤為重要，因此也很早就成為詩歌吟詠的對象，如《詩經·秦風》之〈無衣〉和《豳風·七月》之「九月授衣」。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乃命司服。」每當秋氣轉涼、白露為霜之時，便響起萬戶擣衣聲。清冷的月光下，閨婦搗素裁衣，緘封寄遠。清脆的砧聲在寒夜裡飄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16JJD750011）的階段性成果。

** 周興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蕩，蘊含著幽怨，傳遞著思念，感動許多文人墨客，因此「擣衣詩」、「寒衣曲」的傳統源遠流長。

一. 南、北朝「擣衣詩」主題之差異

「擣衣」是古代婦女的日常勞作，自然很容易進入「勞者歌其事」的詩歌吟詠中。六朝的民歌中就有詠歎擣衣的，「吳聲歌曲」〈子夜四時歌〉之〈秋歌二首〉就以擣衣為題材：

風清覺時涼，明月天色高。佳人理寒服，萬結砧杵勞。
白露朝夕生，秋風淒長夜。憶郎須寒服，乘月搗白素。

天氣轉涼的漫長秋夜，想念遠行在外的遊子需要寒服，閨婦於是乘著月色，一聲接一聲地辛苦搗練。民歌《清商曲辭·青陽渡》「隱機倚不織，尋得爛漫絲。成匹郎莫斷，憶儂經絞時」，更是採用諧音雙關，表達濃濃的愛戀和深切的相思。雖然流傳下來的這幾首民歌都產生於東晉後，但是可以推想民間吟詠擣衣生活的歌曲要早得多，數量也應不止此若干首。

文人吟詠擣衣，流傳下來最早的是東晉曹毗〈夜聽擣衣詩〉，曰：

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
織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砧。清風流繁節，回飄灑微吟。
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詩人從「聽」的角度，摹寫秋夜擣衣的場景，清寒的秋夜，皓月當空，秋風送來有節奏的擣衣聲。觸動吟懷的，不只是擣衣杵聲；時光飛逝，引起詩人對生命不永的嗟嘆；遊子幽滯他鄉，有情人不能團圓，也引起詩人的傷悼。

在曹毗之後，南朝詩人謝惠連、顏竣、蕭衍、柳惲、王僧孺、費昶、僧正惠偁等都有「擣衣詩」傳世。比較而言，這些詩歌基本上大同小異。

從寫作角度看，曹毗採取「聽」者的立場，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也是從「聽」角度入手的，「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詩人聽著砧聲而展開想像去虛擬「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的擣衣情景。而大多數的南朝詩人則是轉變性別角色，男子而作閨音，以閨婦的口吻來抒寫，如謝惠連〈擣衣〉「盈篋自余手，幽絨俟君開」；僧正惠偁〈詠獨杵擣衣〉末二句「令君聞獨杵，知妾有專心」；柳惲〈擣衣詩〉末二句「念君方遠遊，望妾理紈素」，都是以「妾」為抒情主人公。這算是有了一點變化，但在轉變性別角色這一點上，又多是雷同的。

南朝「擣衣詩」的意象，在曹毗寫秋風、皓月、永夜、砧聲的基礎上只略作變化，都是為了營造深秋月夜擣衣的清幽蕭瑟氣氛，如謝惠連〈擣衣〉「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蛩啼」等句的鋪排，柳惲詩中「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寒園夕鳥集，思牖草蟲悲」等句的白描，都只是加強景物描寫，進一步渲染悲秋的氛围，構思方式沒有太大的變化。

南朝「擣衣詩」的情感，也未超越曹毗詩「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的範圍，以閨思為情感基調，偶然融入一點青春流逝、時不我待的生命緊張感。謝惠連〈擣衣〉首二句「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王僧儒〈詠擣衣〉首四句「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裡綠」，都感慨時間流逝之快，生命像綠葉在秋風中變黃一樣漸漸蒼老。謝朓〈秋夜〉「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就把憫時和閨思融為一體。

從以上的例舉，就可以看出六朝「擣衣詩」主題之相似、意象構造之穩定。¹「擣衣」在六朝詩歌中成為一種集體情緒的文化符碼，這種文化意象中凝聚的豔情哀思，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在審美偏好上表現出「以怨為美」的六朝文人，往往從這個文化符碼中更能獲得心弦的共振、情感的共鳴，因此更偏愛這一題材。鍾嶸〈詩品序〉列舉「凡斯種種，感蕩心靈」，其中之一就是「寒客衣單，霜閨淚盡」。蕭繹《金樓子》也說：「擣衣清而徹，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於心，擣衣感於外，內外相感，愁情結悲，然後哀怨生焉。苟無感，何嗟何怨也？」不論在創作還是理論上，六朝人都認識到「擣衣」是容易寫得動人的詩歌題材。

但是，如果我們把南方文人與北方文人的同題詩歌作對比，就會發現它們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南朝〈擣衣詩〉中所思念的對象，是行役不歸的遊子，如謝惠連〈擣衣〉「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柳惲〈擣衣詩〉「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就像〈古詩十九首〉一些詩篇那樣，這些長久外出不歸的「遊子」的身份不是特定的。而北朝〈擣衣詩〉中所思念的對象則是沙場上的士兵。北魏著名文人溫子升，被時人譽為「曹植、陸機復生於北」，也有一首〈擣衣詩〉：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
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蠓螭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溫子升這首詩尤為人稱道，其中的「錦石」、「流黃」、「香杵」、「紋砧」，似有南朝的綺麗；較整飭的七言句式，被後人視為七律的濫觴。情感依然是閨思，但閨思的對象則在「絕候雁」的「蠓螭塞邊」，蠓螭塞在晉代就是軍事要塞，顯然閨婦所思的是征人。再看北周時庾信〈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之十：

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
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媯。

屏風所畫的應該是〈搗練圖〉，庾信這首詩近似於後世的題畫、詠畫詩，吟詠的對象是搗練。最後二句「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媯」，顯然詩人想像閨婦制寒衣所寄的夫君，是遠在邊塞的將領，身份也是「征人」。庾信〈夜聽擣衣〉中「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說得更為清楚，擣衣所寄物件是遠在交河的「征戍客」。可見北朝〈擣衣

1. 王宜瑗〈創造與因襲——論六朝「擣衣詩」同題之作〉（《文學遺產》1992年第6期）對這種現象有詳細分析。

詩〉中閨婦制衣所寄的是身份、行蹤確定的「征人」，與南朝同題詩中身份、行蹤都不明確的「遊子」，是截然不同的。

其中的原因在於西魏、北周實行的是府兵制。與南朝的募兵制不同，府兵制是一種寓兵於農、兵農結合的古代兵制，建於西魏，歷北周、隋，至唐而完備。其間雖有變化，但取兵於農、物資自備的情形是一致的。西魏時，「軍中許多需用物品，像兵仗衣馱牛驢甚至糗糧都要自備」²。北齊時，「府兵之制全部兵農合一」³。北周時，府兵制進一步擴展，建德二至三年（573-574），「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隋書》卷二四〈食貨志〉），漢族人口成了主要的兵源。上引西魏溫子升〈擣衣詩〉所思念之人在「螭螭塞邊絕候雁」，就是當時的府兵。庾信那首〈詠畫屏風詩〉，清人吳兆宜箋注：

按《北史·文苑傳》：齊後主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是時子山仕于周，豈遙為之詠耶？⁴

北齊實行府兵制，取兵於農，戰爭時自備衣糧，基於這種生活，屏上畫有〈擣衣圖〉。同樣，庾信生活的北周也實行府兵制，有著相同的生活基礎，因此在吟詠這幅屏風時，發出「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的感慨。如果當時的生活中，像南朝那樣，沒有士兵自備衣糧、家人寄寒衣的實景，庾信怎麼會想到及早制寒衣寄給邊塞將士呢？

明人楊慎閱《類要》及《北堂書鈔》、《修文殿御覽》，會合叢殘，得一首詩曰：

閨中有一婦，擣衣寄遠人。深夜不安寢，杵聲聞四鄰。夫壻從軍久，別離無冬春。欲寄向何處，邊塞多風塵。蘭茝徒芬香，無由近君身。

楊慎謂此詩乃「〈古詩十九首〉之遺也」⁵。然而聯繫南北朝時不同的兵制來看，此詩應該是實行府兵制的北朝或者唐人作品。許學夷就不相信它是〈古詩十九首〉之遺，謂其「淺近不類」⁶。

二. 府兵制下的唐代「寒衣曲」

唐詩中有很多吟詠擣衣、縫衣、寄衣的「寒衣曲」，製寒衣寄征人是唐代詩人特別喜愛的題材。從初唐沈佺期〈古意〉「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到晚唐王駕〈古意〉「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無數詩人各出機杼，吟詠這相似的題材，表達相近的情感。與前代相比，唐人融南北之長，把南朝的閨怨主題和北朝的邊塞題材揉為一體，或承續南方的委婉幽怨，或延宕著

2.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頁。

3.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52頁。

4. 庾信撰，吳兆宜箋注：《庾開府集箋注》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楊慎：《升菴詩話輯錄》，陳廣宏、侯榮川編校《明人詩話要籍彙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56頁。

6.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陳廣宏、侯榮川編校《明人詩話要籍彙編》，第3701頁。

北方的蒼茫遼闊。沈佺期〈古意〉顯然繼承了西魏溫子升的〈擣衣詩〉的主題和風格，李白則採用〈子夜四時歌〉吟唱「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而南朝時的〈子夜四時歌〉是沒有把「寒衣」與「征人」聯繫在一起的。

為什麼唐人偏愛「寒衣曲」？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極美的題材」⁷。愛而不能，有情人的分離和相思，這本身就是人間淒美的場景，能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清涼的月光下，孤獨的閨婦擣衣裁素，習習涼風傳送著砧聲，忽遠忽近，其中蘊含著閨婦多深的相思、牽掛和幽怨！這最能打動詩人敏感的心靈。特別是，少婦和征人、閨閣與軍營、素絲與刀槍，江南與邊塞，纏綿與悲壯，構成強烈的審美張力，吸引著詩人去想像、體味和表現。這類詩歌容易作得情意纏綿，富有感染力。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就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唐人的生活基礎，即唐代實行的府兵制。府兵制至初唐時期進一步發展乃至完備。「唐盛時人口八百萬，府兵占四十萬，即二十分之一」⁸。這些府兵，取之於民，且須衣糧自備。史書載：「唐初府兵糧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⁹、「唐初府兵番上入衛，衣糧自備，而官未有費也。至玄宗變為彊騎，而長從宿衛，官始資給之，而費昉於此矣」¹⁰。初盛唐時期府兵數量眾多，開疆拓土戰爭頻繁，衣糧之類物資需要自行準備，縫衣寄邊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負擔，對征人的牽掛和擔憂也是百姓的日常情感。正是有了這種現實生活基礎，才能形諸詩人筆端，出現了諸如「征客近來音信斷，不知何處寄寒衣」（張洵〈怨詩〉）；「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搗寒衣」（宋之問〈明河篇〉）；「裁縫雙淚盡，萬里寄雲中」（吳大江〈擣衣詩〉）之類的詠歎。

抒寫閨閣之思、邊塞之苦的「寒衣曲」在唐代尤為盛行的原因，清人就聯繫府兵制給予了解釋。盧元昌箋釋杜甫〈無家別〉時說：

唐人作詩，多言遣戍從軍之苦，而宋元以下無聞焉。蓋唐用府兵，兵即取之於民，故有別離室家、遠罹鋒鏑，及親朋送行、歷歷悲慘之情。宋明之師，或用召募，或用屯軍，出征臨戰，皆其身所習熟，而分所當為者，故詩人亦不復為哀苦之吟矣。¹¹

唐人作詩多言遣戍從軍之苦，嚴羽已指出這種現象但未作解釋，盧元昌才揭示其真正原因。清後期陸繼輅〈擣衣〉詩首四句曰：「唐代多軍事，深宵怨擣衣。府兵征戍急，征

7. 祝實明：〈談談「寒衣曲」〉，《國論》，1939年，第13期。

8.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第70頁。

9. 章如愚：《山堂考索》後集卷四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王邁：〈乙未館職策〉，《臞軒集》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39頁引。

婦會夫稀」¹²，正可與盧元昌的話相印證。宋代以後，因為不再實行府兵制，詩詞中「寒衣曲」也相應地減少。砧聲、擣衣往往只是作為一種情感意象遺留在後代的詞曲中。

府兵制至開元年間日益廢弛，逐漸為「彍騎」募兵制所代替。這時寒衣等軍備物資可能由朝廷提供。張籍〈寄衣曲〉曰：「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著君身」，可見這時雖然閨婦也寄衣，但在制度上應該是朝廷（官家）寄衣。這些衣服或出自後宮閒暇的宮女之手，由此還引出一些愛情故事。《詩話總龜》卷二三記載：

開元中，賜邊將軍士纈衣，制於宮。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¹³

「征袍繡詩」，雖艱苦而不乏浪漫的舉動，到了現代戰爭時期又在重演。

三. 現代詩歌中的「寒衣曲」

「寒衣」，凝聚愛情、親情，寄託思念，帶來溫暖，作為一種文化符碼，已經融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液中。至現代，「寒衣曲」在詩壇上又悠然響起。「寒衣曲」在現代詩壇的演化，大體以抗戰爆發為界，分為抗戰前和抗戰後兩個階段。撇開那些模擬古人、古色古調、沒有多少新面貌的作品之外，抗戰前的「寒衣曲」與傳統的同題詩相比，在兩個方面有較大開拓：

一，在校園中出現一些「寒衣曲」，抒情主體從閨婦轉向遊子，而遊子的身份主要是學子。傳統的「寒衣曲」，雖然作者多為男性，但在詩中往往轉以閨婦為抒情主人公，即「男子而作閨音」的現象比較普遍。現代「寒衣曲」，作者與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往往是一致的，多從「遊子」的角度立意。而且隨著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家鄉，外出求學，成為詩歌創作的主體。他們往往從「接寒衣」的角度抒寫學子對親人的感激和愧疚之情，實際上是把孟郊的〈遊子吟〉主旨融入「寒衣曲」中。如鮑爾韶〈旅滬接寒衣〉：「飄零未得一枝安，接到寒衣心暗酸。密密縫痕身上認，遲遲歸意夢中看。三春化日恩知重，寸草蓬心報總難。遊子吟終萬感集，恨無菽水奉親歡」¹⁴，模仿〈遊子吟〉的痕跡非常明顯。校園「寒衣曲」在二三十年轟動一時的是著名作曲家黎錦暉之女黎明暉歌唱的〈寒衣曲〉，包括「慈母念子之曲」和「遊子念親之曲」，引錄於下：

12. 陸繼緒：《崇百藥齋三集》卷十，《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13. 阮閱編，周本淳校點：《詩話總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頁。

14. 鮑爾韶：〈旅滬接寒衣〉，《復旦》1918年第1卷，第5期。

寒風習習，冷雨淒淒，鳥雀無聲人寂寂，織成軟布，斟酌剪寒衣。母親心裡，想起嬌兒沒有歸期。細尋思，小小年紀遠別離，離開父母兄弟姊妹，獨自行千里。難記難記，腰圍粗細，身段高低，尺寸無憑難算計，望著那灰線空著急，望著那剪刀無憑依，望著那針兒只好歎氣，望著那線兒沒主意。記起記起，哥哥前年有件衣，比一比弟弟。

琴歌陣陣笑殷殷，課罷歡娛不盡。綠衣人來，送到包和信。仔細看清，看罷家書，好不開心。是母親親做的新衣寄遠人。一千針一萬針，千針萬針密密縫，穿帶又輕，對鏡對鏡，不短不長，不寬不緊，新衣恰好合兒身。穿起了新衣不離身，穿起了新衣記起人。記起人來眼淚零零，記起人來不能親近親近。且把新衣比愛親，親親母親。

這兩首歌詞的作者是黎明暉還是黎錦暉？難以確考。它們具有學堂樂歌的特點，將傳統的〈遊子吟〉融入「寒衣曲」中，抒寫母愛的偉大和孩子對母親的感激和親近，感人至深。據說黎明暉未入電影界時，即以善唱歌馳名滬上。凡學校開會，往往邀請女士唱一曲，其所唱〈寒衣曲〉尤佳，不但歌聲淒婉動人，即歌詞亦絕妙。當時的作家畢倚虹稱為「黎娘到處送寒衣」。¹⁵

二，「寒衣曲」主題從抒發閨怨轉向揭露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表現勞工大眾的怨情。這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出現的新主題。文華短篇小說〈擣衣女〉以揭示社會的對立和不平等為主題，作者在最後呼喊「勞工的姊妹們呵！你們受盡萬惡金錢的踐踏，而階級眼光的人們偏說是另一種階級的女性！資本家的口中還說是勞工神聖？！」¹⁶ 吾宗彭〈擣衣曲〉也鮮明地反映這種階級對立，其中一節說：「擣衣復擣衣，滿筐皆羅綺。偶自一低頭，破襖難蔽體，富貴富室郎，貧賤貧家子？」¹⁷ 這類主題，往傳統裡追溯，可以在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和白居易〈紅線毯〉等樂府詩，特別是宋人張俞〈蠶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中找到一些影子，但現代詩歌的思想高度已非傳統新樂府所可比擬。聞一多早年留學國外時，痛心於「國人旅外之受人輕視」¹⁸，不平則鳴，作了著名的新詩〈洗衣歌〉。雖然「洗衣」與「擣衣」顯有差異，但也算是同題之作。聞一多此詩的立意，在傳統「寒衣曲」的基礎作了進一步開掘，可謂是華人勞動者的現代怨歌。

在艱苦卓絕的民族解放戰爭時期，為了配合「捐寒衣運動」的政治宣傳，湧現出大量的「寒衣曲」，成為抗戰詩歌的一支主旋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蓄謀已久，裝備精良，物資豐富；而我國經歷多年的內戰，國力貧弱，物資匱乏，準備不足。特別是

15. 〈黎明暉女士所唱之〈寒衣曲〉〉，《民眾文學》1926年，第14卷，第17期。

16. 文華：〈擣衣女〉，《婦女旬刊》1933年，第17卷，第25期。

17. 吾宗彭：〈擣衣曲〉，《金中學生》1939年，第4期。

18. 聞一多：〈洗衣歌〉，《大江季刊》1925年，第1卷，第1期。

寒冬來臨，士兵們衣著單薄，難以抵擋嚴寒，受凍病死，嚴重地削弱我方軍隊的戰鬥力。從淪陷區逃離至後方的難民，也缺少衣食，受凍挨餓，有人因此而投靠敵方。於是，自戰爭爆發始，有識之士就號召後方踴躍製寒衣、捐寒衣，「寒衣曲」也隨之響起。如1936年11月，駐守綏遠的傅作義抵抗日偽軍，取得「百靈廟大捷」。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時當大寒，國人爭製寒衣，輸往前軍。當時的上海培成女校製絲綿背心二千件，並繡製「國家干城」旗幟贈送傅作義部隊¹⁹。詩人楊圻作〈寒衣曲二首〉，印數萬份，隨衣附贈，表達對前方將士的敬愛之情和勉勵之意²⁰，這種傳播方式令人想到唐開元宮人的「征袍繡詩」。1937年，廣州婦女慰勞會為前敵戰士縫製棉衣，內衣前面繡著「忠勇衛國」四字，以鼓舞士氣²¹。特別是自1938年秋開始，一年一度，從中央到基層，從政府到慈善機構和學校，全國性的「徵募寒衣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當時的中央政府宣傳部和軍委會組織中央及各地成立徵募寒衣委員會，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召集重慶各政府機關的女職員和眷屬，成立婦女工作隊，熱烈地開展寒衣運動。宋美齡親自製寒衣，捐助棉背心兩千件。當年全國徵募的目標是新製棉背心二百萬件，分發軍隊；徵募舊衣三百萬件，分發難民。從9月11日開始到「雙十節」為止。²²

「徵募寒衣運動」中，宣傳工作尤為重要。中央婦女工作隊成立宣傳組，地方上有宣傳周。由中央宣傳部牽頭，「九月十一日起，全國宣傳機關及報紙刊物，應作廣大之徵募寒衣宣傳運動」。²³ 宣傳形式多種多樣，詩詞、歌曲、文章、小說、話劇，木刻、版畫，以及散曲、鼓詞、蓮花落等通俗文藝形式，各逞其能，發揮宣傳鼓動之力。其中，詩歌的成就尤其突出，湧現出一大批以「捐寒衣」為主題的詩歌作品。

中國婦女抗敵救援會主席、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就作過幾首「寒衣曲」，其〈贈前敵的親愛將士〉詩云：

前者犧牲後者師，家家兒女送寒衣。
感君勇敢沙場去，留得忠名萬古垂。²⁴

何香凝詩歌傳到前線後，極大地鼓舞了將士的鬥志。國民革命軍第90師師長歐震步韻曰：「一樣同仇敵愾意，救亡端趁此時機」²⁵；十九路軍少校秘書張慕槎酬答曰：「男兒自合沙場死，國族生存一線垂」²⁶。張治中將軍夫人洪希厚女士在後方捐助一萬件寒衣，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作〈詠張主席夫人捐棉衣〉：

19. 〈寒衣源源送前線〉，《中國學生》，1936年，第3卷，第16期。
20. 楊圻（雲史）：〈寒衣曲二首〉，《青鶴》1937年，第5卷，第7期。
21. 〈家家兒女送寒衣〉，《廣東畫報》1937年，第2期。
22. 〈全國徵募寒衣計畫〉，《衝鋒》1938年，第24期。
23. 〈全國徵募寒衣計畫〉，《衝鋒》1938年，第24期。
24. 何香凝：〈贈前敵的親愛將士〉，《集美週刊》1937年，第22卷，第8期。
25. 歐震：〈步何香凝先生送寒衣原韻〉，《宇宙風》1937年，第50期。
26. 張慕槎：〈奉酬廖夫人贈前敵寒衣詩〉，《軍事雜誌》1939年，第119期。

天氣已經大秋涼/ 戰士還穿單軍裝/ 早晨夜晚風露重/ 不久更會下嚴霜/ 張主席夫人洪希厚女士關心抗戰/ 赤心熱腸/ 各省各地捐寒衣/ 希厚女士努力提倡/ 自己捐助一萬件/ 還要代募萬件送前方/ 三湘人士聞風起/ 一千兩千來輸將/ 全國同胞必感奮/ 前線士氣必發皇/ 弦高愛鄭國/ 為緩秦兵贈牛羊/ 令尹子文毀家產/ 力助楚國打勝仗/ 希厚女士比先輩/ 今與古，相輝煌/ 還望各地女同胞/ 奮起募捐不相讓/ 政府只要百萬件/ 我們要把百萬雙/ 愛國心腸熱不熱/ 要在此時來較量。

可能是因為洪希厚女士不識字，故馮玉祥用通俗白話，隨後還被人改為〈勸捐寒衣詩〉七言歌行在《衝鋒》1938年第27期上發表。

抗戰時期的「寒衣曲」服務於「徵募寒衣運動」，為了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往往採用歌曲的形式，便於演出歌唱。蔡冰白（筆名駱駝）作歌、張昊（筆名祖望）作曲的〈寒衣曲〉抗戰初期在上海非常流行，其歌詞曰：

雁南歸，樹葉黃，想起戰士在前方，浴血苦戰西風裡，還是穿件單衣裳。不受西風威脅，忍著難堪的凍餓，為了民族的前途，咬緊著牙關肉搏，多加一根線，多鋪一層棉，密密的縫結起，許個大心願。²⁷

顯然其主題是勸勉後方多捐獻寒衣，全力鼓舞抗戰。但是，到了1939年底在「上海之歌」舞臺劇演出由夏霞歌唱時，迫於壓力，不得不將歌詞改為：

雁南歸，樹葉黃，想起難民無家鄉。日夜飄零西風裡，還是穿件單衣裳。不受西風威脅，忍著難堪的凍餓，為了生命的前途，咬緊著牙關手搏，多加一根線，多鋪一層棉，密密的縫結起，許個大心願。²⁸

這樣一改，原來的抗戰主題全然消失，變成了救濟難民的人道主義主旨。這正是1939年汪精衛在上海建立偽政權後政治氣候變化的一個表現，反過來也說明了1938年版的〈寒衣曲〉的思想宣傳力量。

與蔡冰白、張昊等盤桓於上海十里洋場不同，現代作曲家孫慎擔任戰地服務隊音樂股股長，其夫人洪冰（曾用名呂璧如）任戰地服務隊隊員，深入戰區前線開展音樂工作，創作了一批抗日歌曲，其中就有〈募寒衣〉，詞曰：

秋風起，秋風涼，人人添做棉衣裳。戰士在前方，沒有棉衣穿，凍壞了身體打不了仗。北風吹，北風寒，大家快做棉衣裳。棉衣送前方，送給戰士穿，戰士穿上努力殺東洋！²⁹

27. 駱駝作歌，祖望作曲：〈寒衣曲〉，《自學》1938年，第1卷，第8期。

28. 夏霞唱，蔡冰白詞，張昊曲：〈寒衣曲〉，《歌曲精華·銀花集合刊》1940年，第6期；又載《好友無線電》1940年，第1期、《理想家庭》1941年，第2期。

29. 呂璧如作詞，孫慎作曲：〈募寒衣〉，《浙江婦女》1941年第5卷第5期。

這首歌曲，主題鮮明，歌詞簡潔直白，曲調也簡單樸素，更易於歌唱和傳播。

抗戰時期的「寒衣曲」，與傳統相比，具有鮮明的現代特徵：

（一）它擺脫了傳統的「閨怨」主題，發展了自《詩經·秦風·無衣》以來的「尚武」精神，同仇敵愾，發出「中國人總要幫中國人」³⁰的呼喊，提升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傳統的寄寒衣是個體的行為、家庭的私事，而在全面抗戰時期，支持抗戰，人人有責，捐助寒衣不是為了特定某一個親人，而是「一針慰問/一針禱祝/對那遙遙的祖國健兒」³¹。後方婦女全上陣，「諸姑姐妹急商量，齊去裁布縫衣裳」³²。捐助寒衣是人的心願，「有衣一件送一件，有錢一串送一串。各人但盡各人心，各人速了各人願」³³。就像中央婦女工作隊宣傳組擬訂的〈寒衣曲〉最後一節所唱的：「珍重寒衣曲，雄獅醒國魂，無窮針線跡，也作紀功論！」後方捐助寒衣也是在為抗戰建國立下功勳。

（二）抗戰時期的「寒衣曲」擺脫了傳統同題詩纏綿幽怨的格調，崇尚英雄主義，洋溢著戰爭必勝的豪邁，堅定民族復興的信念。古代的「寒衣曲」，多是「不怨飛蓬苦，徒傷蕙草殘」（柳惲〈擣衣詩〉）；「聲聲搗秋月，腸斷盧龍戍。未得寄征人，愁霜復愁露」（劉長卿〈月下聽砧〉）之類哀婉悲怨的格調。即使在國力上升的初盛唐，也只是吟唱著「年光只恐盡，征戰莫蹉跎」（徐顏伯〈春閨〉）、「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李白〈子夜四時歌·秋歌〉），重點不在戰況如何，而在征人早日歸來，不脫「閨怨」主旨。現代的抗日戰爭則截然不同，那是一場關乎民族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爭，抵抗侵略、保家衛國，取得最後的勝利，是唯一的出路。「裹屍馬革男兒志，何必臨行淚暗垂」³⁴，戰爭的性質不允許國人消極低沉。因此那些配合著戰爭宣傳的「寒衣曲」無不歌唱勝利、迎接凱旋：「我們的寒衣縫來棉又軟，將士穿起倍勇敢！沖上前，三天兩夜，把鬼子齊殺完。鬼子殺完了：我們大家才好過個太平年」³⁵；「殺退倭寇回三島，國旗重在失地上飄揚」³⁶；「殺盡倭奴好還鄉」³⁷；「送寒衣，送寒衣，送與壯士凱旋歸！人人齊唱寒衣曲，中華民族何巍巍」³⁸。「寒衣曲」歌唱出必勝的信念，鼓舞了前方戰士的勇氣，提高對民族抗戰的熱情，增進全民族的團結力量，其意義是巨大的。從文學的角度來說，現代的民族解放戰爭，提高了傳統「寒衣曲」的格調，升華了它的主題，使之獲得新的生命。

（三）傳統「寒衣曲」多出自文人之手，追求文辭的雅致，表達的含蓄。抗戰時期

30. 胡不歸：〈捐送寒衣〉，《文學月刊》1940年，第2卷，第1期。

31. 吳秋山：〈寒衣曲〉，《福建青年》1940年，第1卷，第2期。

32. 艾辛：〈寒衣曲〉，《軍民旬刊》1940年，第18期。

33. 〈寒衣曲〉，《政治情報》1938年，第23期。

34. 菊廬：〈和何香凝贈前線將士韻〉，《抗戰青年》1938年，第10期。

35. 李蓮青詞、曉封作曲：〈寒衣曲〉，《田家半月報》1940年，第7卷，第1期。

36. 丁伯驪詞、陳梓北曲：〈寒衣曲〉，《戲劇崗位》1940年，第1卷，第4期。

37. 其永：〈送寒衣〉，《崇真教育月刊》1944年，第2期。

38. 〈寒衣曲〉，《政治情報》1938年，第23期。

的「寒衣曲」作者身份多樣，除了詩人作家外，還有記者、學生、官員和將士等。這些詩篇配合著「徵募寒衣運動」，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預期切實的宣傳效果，接受的對象甚至是不識字的普通民眾，因此，多採用白話新詩和歌曲形式，即使是舊體詩，文辭也不忌直白，意思則唯求顯豁，發揚了白居易的新樂府「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³⁹的特點。也許在和平年代閱讀這些作品會遺憾其藝術性不足，但它們是「覺世文學」，抒發中華兒女的溫情熱意，激勵前線將士浴血奮戰，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意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精神傳統，當然具有其文學史價值和地位。

通過對「寒衣曲」個案的探討，可以發現，中國古代與現代文學之間是「會通適變」的關係。文學既因時而變，又紮根於傳統文化與文學的土壤中。須要我們以「古今通變」的眼光，打破學科疆界，對於數千年中華文學作貫通式的考察。同時，它也啟發當代作家，文學創作既須面對時代，文章合為時而著，也須要從文化和文學傳統中汲取營養，在契合中國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審美心理的基礎上加以改造。 □

39. 白居易：〈新樂府序〉，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67頁。